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九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十六

啓

上傳侍郎

負愧平生誦了翁之責沈不圖今日逢老子之度閑
公方與造物者游我欲順下風而請竊以士苟有志
皆知名節之可尊生不同時每恨先賢之已遠覽范
滂之傳至太息以興思聞杜喬之風想生氣之猶在
至若嗣正始諸公之絕唱主過江多士之齊盟蓋凜
然尚有於典型乃前此未承於聲教良以服膺之切
非為矣手而來恭惟某官一代宗師三朝壽雋精忠

諒節可居周堪劉向之間謹論危言不在陸贊陽城
之下頃簪諫筆垂東事樞而乃預憂十常侍之弄權
厯指七貴人之盜寵一壑徑歸之甚勇六丁力挽而
不回政坐名高未許卷之避世假令耄及猶當杖以
造朝况才之壯而意之新年彌高而德彌劭聖上放
綠綺之召國人跡赤鸞之還既彷徨恤宗周之憂尚
終始抱東山之志舉世之人皆濁惟我獨清天下之
父來歸其子焉往顧趣蒲輪之入徑躋鼎席之求伏
念某實類癯儒名為胄子讀書萬卷頗馳騁於古人
泣血三年盡變移其舊質憂哀憤恙之所侵饑疾疚

患慮之所耗每何幸於天亟年其父素琴絃絕誰憐
中散之孤鄰笛聲衣忍誦山陽之賦敢忘高賢之難
絮尚臨委巷之雀羅得非憫泉下之人昔常忝座上
之客危衷易感悲涕無從頃瞻紫氣之來念袂景星
之覩惟先生長者寔晚學之指歸矧大父老人有向
來之雜素倘或予互鄉之潔必少慰若教之規進之
於琴瑟書冊之前誨之以洒掃應對之序縱未窺於
闡奧終不畔於門牆誓墓之餘非敢望山公之啓事
摶衣以進所冀聞夫子之文章

賀制置李尚書

卷之三

二 易見堂

昕庭出命天壘宣威九十年王氣鬱葱莫重居番之
寄數千里風寒險要盡提表裏之封疏榮冠學士之
班消吉建元戎之牒名聞醜虜勢在本朝竊以寇萊
公之鎮北門契丹伏而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
而瞻寒使方面隱然有人則吾閨坐以無事在昔建
業寔今陪京清宮之侍翠葉督軍而假黃鉞綠沈金
鎖帳環百萬之精兵帖首腰刀庭列諸屯之大將近
者之事異乎所聞削階級之常儀講苞苴之私覲屈
主帥節旄之重接偏裨杯酒之歡避廉頗而引車嘻
其甚矣驕灌夫而罵坐誰之過歟是必清德足以伏

其貪嚇之心威若足以折其桀驁之氣使元和憚武
郊迎裴度之來若南渡張韓羅下魏公之拜庶紀律
嚴而名分正號令一而賞罰行此雖書生之大言可
裨幕府之末議况江左一隅之生聚特淮南西路之
遮蔽今也久虛曠土而不耕多築空城而難守逃亡
竊發或保光豐之間覘謀不明莫知泗壽之事遺聘
屢通於亡虜閉關不納於流民凡此數端言之短氣
肆天子奮英明而推轂而我公亦慷慨以登壇方輶
宗祐之遠圖非講門闈之私賀恭惟某官名滿九牧
氣塞兩間文武有威風縉紳無出其右緩急屬大事

社稷所恃以安勛名著於納刀討賊之時讜論見於正色立朝之日畫江絕機狡小孫劉之規模富國強兵鄙夷冕冕之功利言言大義凜凜精忠人方獻弭狄之謀公獨抗出師之表幣皮犬馬珠玉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筭路籃縷山林方當倣國人而討軍實朝廷重於九鼎君相倚如太山寶帶萬釘已峻真文昌之拜牙旗十丈有光大元帥之行奉壽母之藩輿讐諸郎於謝墅覽前古六朝之形勢陋過江諸人之經營何止問治城而訪新亭不必築濡須而守渴口龍蟠鍾阜行將扈蹕以東巡馬飲長江永絕投鞭而

南下少試平戎之策遂成闢國之助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意方當左轄之虛環召維來袞歸不遠某早依儉府久出膺門上光範之書初無夢想誦子虛之賦屢荐姓名力啟化鈞使霑祿米土思方切誰復憐莊舄之吟豪氣雖衰未忍作楚囚之泣公方絕旂常之成績僕亦思竹帛之附名非敢為栖栖乞食之容庶小施颯颯草檄之手斬名王而豐鼓縱莫隨瀚海之師鑄大字以磨崖請維作浯溪之頌

謝制置李尚書

卷一百十六

四

易見堂

視師江面方宣閫外之威試吏邊頭驃玷幕中之選
未條陳於半策已刻上於碑書恩大難酬人微勿称
敢贅一牋之陋僭干六轍之嚴竊考自昔王公之門
每叙一時名勝之士應劉在鄴鄒馬游梁況將圖不
世之功名自必合衆人之謀智烏大夫旣召石處士
復致溫生之材裴晉公已用韓退之兼採伯耆之策
或聘由宕穴或奮自布韋在上者極東拔之公在下
者無附麗之貶誠以其人之賢否係乎此府之觀瞻
倘無補事功何取座上客之滿如不工詞令或為帳
下兒所輕由此論之艱其選矣如某者志雖刻苦材

極潤殊十載光陰盡消磨於紙上千年治亂空感慨
於胷中老校退卒之所見聞敝裘羸馬之所經磨游
邊憤激亦嘗妄論夫兵機許國慷慨未忍忘情於世
事會元帥大開於幕府而諸賢畢入於禮羅虎嘯風
從鶴鳴子和孰不動彈冠之喜乃特煩折簡之呼寘
嘲矧是妄庸暗於機事草陳琳之檄思若鈍遲吟王
粲之詩語多悽婉非有絲毫之實用恐孤卵翼之深
恩茲蓋伏遇某官身荷安危資兼文武漢廷惟汲黯
他人等乎發蒙江左有夷吾諸賢為之收泣出臨方
面則軍情帖伏入對便朝則天語寵褒威行而草木

知名令下而旌旗变色初開玉帳首築金臺惟藻鑑
之下素明故履屐之間皆當終慙兄瓊亦忝招徠某
敢不克骨銘知戴星赴辟雖風聲鶴唳莫輸微力於
行間然狗吠雞鳴願竭小忠於門下

謝傳侍郎辛著述啓

瞻耆英於洛社嘗聽緒餘薦墨客於漢廷誤蒙印可
常恐終身之抱璞乃逢具眼之賞音誼重嗟枯感深
出涕竊以洙泗之盛始分設教之科漢唐以來代有
能言之士然晁董名儒而不免科舉之累若燕許大
手而惟工臺閣之辭才之難全古所共歎暨我本朝

之盛際森然諸士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
之詩鳴於慶歷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
流則出江江西之宗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
體溢為尖新有如命世之宗工方紹斯文之正統宣
伊孤陋亦玷品題伏念某家故為儒幼嘗承學善和
書卷頗窺上世之舊藏杜曲桑麻粗有先人之薄業
自執手周南之後多卧疾漳濱之時念頃為舉子之
詞章屢不合主司之程度既無用於斯世遂專攻乎
古文凡匣銘鼎識之聲牙若家刻山鎔之奇怪大易
之繫闕睢之亂太史所錄離騷所吟足馬揚州動成

鼓城笳之感塞驃鍾阜多故宮廢苑之游每發於羈
旅行役之間未脫乎山林草野之氣尚恐俗人之竊
笑云何哲匠之見推謂其有記覽之功憐其抱刻苦
之意期之以討論修飾之事借之以溫潤典裁之褒
知已則深揆才不稱茲蓋伏遇某官名塞宇宙識窮
天淵標致萃于山林之高文詞協乎六律之正聞諫
議之伏闇願拜陽亢宗論公孫如發蒙獨憚汲長孺
及有百篇之論疏退無一飯之忘君與從為綠野之
游了不作黃閣之夢獨有憐才之念一未嘗棄士之
寸長某敢不激烈銘專精講學文章小技敢於世俗

以求名節誼大賢願以師門而為法

賀安宣撫除少保

涣發麻詞晉登棘位于蕃四國方宣禦侮之威茲曰
三孤爰侈褒功之典先生閭鉞喜動坤維恭惟某官
雅量崇深雄姿高邁當公孫之竊帝介於一隅微管
仲之尊王吾其左衽一日復西陲之土十年熄南下
之塵氣吞翔庭勛在盟府會窮寇犹思於獸鬪而諸
賢乃狃於燕安舊德重匡穀於黃吻年少精兵巨屏
屬之白面書生舉列聖中興已畫之疆與昔人百戰
必守之地壞如裂瓦危甚象旗非天子急起公而用

之則國家遂失蜀也久矣司徒納刀而戰士盡奮呼
令君免胄而來賊皆環拜雋功成於漏刻危機定於
談事難於垂崖拊定之功力陪於忠獻經營之日昕
庭譜冊超陞亞保之崇舊鎮建旄增重元戎之寄入
則弼一人於廊廟出則護諸將於方隅以十萬節制
之師當百年衰盡之虜方叔率止孰不觀元老之猷
召公主之吉所謂二伯之任屬茲虛左行矣處中某
方喜杜門未由賀廈携白木之鎚力課耕鋤登黃金
之臺竟孤聘召嘗萬里通蚕叢之使迺二期無雁足
之音每中夕以激昂帳流年之晚晚義旗西指縱難

効力於行間袞衣東歸猶冀皇座於道側

賀傅諫議休致

出褒緯賢抗章謝事翛然遠引屢辭加璧之招浩乎
莫留竟遂拂衣之志名光竹帛喜動林泉竊以仕止
之間雍容者少永叔悟閔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
一網之危退而請老至若朝廷寶之如龜玉國人仰
之猶鳳皇有園林鐘鼓之娛無風波升寃之迫曰貴
曰壽未能或之先何嫌何疑致為臣而去失惟某官
古之遺直王之蓋臣當馬邑之謀始聞首云勿擊使
延英之諫見聽豈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日而觀皆

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一節堅卧十年公難勇於入山士尚遲其出岫今也深惟可止之義奏疏益頻若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此舉近者所無使君相重名節之人為國家唱廉退之俗諸郎鼎貴並行阜蓋之春甲第錦歸重誥烏衣之舊品題乎一草一木倘徉乎某丘物外之趣轉深天下之望愈重歸然下國獨餘一老之存賢哉大夫可維二臣之去某屬方歸隱竊喜遺榮聞濁世之橫流聞清風而起朝無耆舊孰能乞孔戣之留身是散人或可供老聃之役

代通趙西宗

交遊之契昉自先君蒙鄙之資父親前輩屬謀此斗升之末將拜於書冊之前仰冒崇深俯陳短淺恭惟某官泓然入理卓爾不羣所稟如玉雪之消其出為鳳麟之瑞晉人有謂過江第一流后山亦云百年能幾見固嘗草奏曲臺之上給禮玉堂之廬未容太史之書成遽引蓬萊之帆荏苒歲月周游江淮窮百粵風檣浪舶之區歷故楚江離香芷之地錦袍酣飲肯效謫仙之狂白首清修蔚為宗室之老然而前哲遠矣後生渺然方當主天下人物之盟何止

為公侯本支之計使其大用可追韓呂之風必也
斯文亦紹歐曾之統某族單系冷齒幼名微緒業失
傳已負折薪之媿首甘不繼因爲貿米之行藐然官
曹壓以臺闈猶幸通家之耆舊實為後學之指歸議
論足以吹噓典型足以淑艾暮春鼓瑟雖莫預於諸
生冬月練裙倘見哀於先友

赴辟廣西通帥

山澤之癯何心於進立園之聘無德以堪未報舊知
更銜新惠伏念某粗聞理道亦喜功名當聖哲之驚

馳紛侯王之變化歲年將晚寧無老驥之心時命不
諸遂有冥鴻之志浮湛閭巷交侶漁樵散髮采薇以
養生灌園織屨以自食敢云辟召誤及沉淪既餽金
以治任復折簡而諭指念高堂乏消遫之奉謂陋巷
有簞瓢之憂不其餓而可以出矣然而謀之妻子誠
寂寂以難堪畏我友朋蓋遲遲而未往及中再命始
勇一行昔夢繞其山川今身游於圖畫道南豐臨川
之里望玉笥丹霞之雲吊賦鵬之故墟覽望魚之遺
蹟步江而賓帝子登獻而欵祝融窮詭異現奇之觀
忘羈旅飄泊之感此生何幸所得幾多茲蓋伏遇某

官鉞鉞一臨弓旌四出宣無勝彥聚幕下而謀焉尚有坐人自天涯而起者顧方遠引亦忝旁招某敢不懷此深恩竭其淺慮並游免園雖慙蜀客之才不省馬曹當矯晉人之弊

謝聶侍郎舉著述

南故明農未嘗涉學西清荐士見謂能言喻聞露奏之新深恐風傳之誤竊以才思乃天之最吝文章自古以難工或擅一長罕兼衆妙龍筋鳳髓要非根理義之言蟬噪蛩吟不足鳴國家之盛是必盡通其體要始能仰副於品題如某者少也精思壯而粗使衆

方論於功給獨竊著於罪言曲突從薪莫惜主人之聰懷鍼橐艾者受庸醫之名因屏處於空荒頤自娛於淡泊缺書脫簡古文奇字追往日之遺忘通邑大郡名山巨川憶生平之游歷盡以胷中之鬱結發於筆下之淋漓坐多得之呻吟佔畢之餘非可施於潤色討論之際敢圖禡墨過誦雄文辱閣老之見知恨鄙人之不稱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獻納班高羽扇麾軍固已吞敵人之氣角中遂第不忘憂天下之心將見大功亦收小技某敢不稍溫故請力企前修桂伐膏煎深悟虛名之累霜降水涸少求實學之歸

持此酬知庶乎無愧

改官謝丞相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
墨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羈卑進非科第衆
請時務獨膠古誼以不通世重寶才乃抱空言而求
售頃為閫屬偶在兵間未嘗有臧宮馬武之心不過
任陳琳阮瑀之事方邊邊頭之告鑿言草檄居多及江上
之解嚴拂衣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
當誅敢諉吉謀之不用旣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
修光範之書先蒙幹記起閑散而參油幕拔卑冗而

通金闈返屈原惟悴之魂免史談雷滯之歎名為銓
法實出化鈞茲蓋恭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
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遇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
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拈
出某敢不益鞭退情少益掘疎講學讀書惧大邑大
官之謗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恩

謝胡礼侍衛奉著述

夔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敵豔忽承異獎
寧允衆言自前世多篇韓之才至本朝性重命之李
談經者幾欲廢史窮理者罕然修辭蘇程往日之隙

持此酬知庶子無愧

改官謝丞相

從戎勞淺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
墨綬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鷄卑進非科第衆
請時務獨膠古誼以不通世重寶才乃抱空言而求
售頃為閫屬偶在兵間未嘗有臧宮馬武之心不過
任陳琳阮瑀之事方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
之解嚴拂衣徑去力求南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
當誅敢諉吉謀之不用旣草遂初之賦甘事退藏未
修光範之書先蒙軫記起閑散而參油幕拔卑冗而

通金闈返屈原惟悴之魂免史談雷滯之歎名為銓
法實出化鈞茲蓋奉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度更
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遇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
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拈
出某敢不益鞭追情少益掘疎講學讀書惧大邑大
官之謗恤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恩

謝胡礼侍衛奉著述

夔龍之選國之英華游夏之科士所敵豔忽承異獎
寧允衆言自前世多篇韓之才至本朝性重命之李
談經者幾欲廢史窮理者罕然修辭蘇程往日之隙

深朱呂末年之論異有如哲匠方融液於胷中何敢
諛儒亦招棟於門下伏念某閭於見事病在信書每
言名教之中自有樂地及處利祿之際則如怯夫驗
世变之推移攷人文之合散風號雪常篤守其所
聞岩居川觀頗自鳴其不遇曾是窮愁並憂之作達
於言語侍從之臣品猶介為潔修目矯乾為清潤固
知先達欲士子之成名終恐後生議我公之泛愛旁
觀莫掩內省亦疑茲蓋伏遇某官研極幾深接扶統
緒當氣節顏靡之後鳳鳴朝陽於耆舊凋冷之餘玉
振江表謂微言之幾熄至小技而並收某敢不佩服

新知切偲舊學雖居新卷尚自勉於聖賢倘畔韓門
豈不慙於師友

謝鄉群應詔薦舉

嗣王求助有詔下詢國人曰賢以名上達謬當茲舉
媿匪其人粵自里選不行月評又廢興廉興幸既不
考於州閭有上有民了無關於風教迺如賢牧初奉
德音豈伊闔鄰之無人至取孤生而充賦公誠誤矣
衆豈謂然伏念其少走江湖晚栖里巷從陳元方鄭
康成之後槩有見聞無段干木田子方之風虛榮禮
敬然而城中跡少林下趣深忽驚使者之及門具道

卿侯之推轂吟詩草檄頗哀王粲之流離說劍論兵
殆見田光之威壯老之將至持此安施茲蓋伏遇某
官好善最優舉髦無斁謂思皇多士幸生明聖之時
倘不薦一人殆匪詔書之意遂容凡品獲附勝流某
敢不佩服斯言堅凝所守三人皆傑獨懷碌碌之慙
兩生莫行終抱區區之志所為感發未易揄揚

謝傅諫議應詔薦舉

英辟御圖訪予落止近臣奉詔舉爾所知况經者哲
之品題實係士流之軒輊瞻言前輩樂獎後生六一
在庭亟稱回輩蜀公告老尚薦孔蘇豈惟賞好文字

之間盖有愛惜人才之意如某者懵游懵學迂濶背
時世重醇儒不在深衣之列上徵武士又無擊劍之
長追記平生殆堪一笑篋藏帛書蠟彈之革面染瘴
雨蠻烟之容留落江湖空搔短髮消磨歲月賴有殘
書散圖知己之深重齒薦賢之末新天子若周西伯
首訪舊人老先生立魯東門尤多高第猥令充賦恐
未當仁茲蓋伏遇某官文獻五朝表儀一世以身負
荷立世教於己頽極力接扶閔風流之將墜縕衣之
好皓首如初某敢不勉紹前聞稍繙故讀雖竹帛所
載丹青所畫絕企功名然寃閒之野寂寞之鄉豈無

通安撫王侍郎

叔子名高小煩裘帶淵明食少聊欲絃歌渝瞻戰級之威冒賚箋題之敬恭惟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行世雄文若鯨魚之掣海立朝正色猶猛虎之在山當慶元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則弗容於嘉定中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了翁之皇客傳詩句史載諫書開白傅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生天成佛亦惟寫意於彼宗臨永登山真若忘情於斯世肆我寧考粵今嗣皇界畿郡之麾符賜全閩之

之欽誠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上以大慈平等之法視其民海波不驚土穀告孰些而棟樑之矣憂大厦之將崩風濤渺然橫孤舟而未渡上觀天意下酌民言翊炎運於方輿捨明公其誰望某曲卷擁腫潦倒麤疎少慕功名蓋嘗中夜起舞既更憂患恨不十年讀書退然羨妄校之封侯已矣為農夫而沒世追記兒童之日乘蒙國士之知豈謂白頭始紓墨綬道傍易楮若為稱過之情廷下表鹽未免行賈人之事而又巍巍大府凜凜諸臺常訶責於符移之中不寬假於繩墨之外自投湯火甚辱門牆倘眷衰陳稍薦締

事業苟能傳遠亦足酬知

通安撫王侍郎

叔子名高小煩裘帶淵明食少聊欲絅歌渝瞻轍級之威冒贊箋題之敬恭惟某官三朝耆俊萬古人豪行世雄文若鯨魚之掣海立朝正色猶猛虎之在山當慶元則不合於慶元至嘉定則弗容於嘉定中年勇退有君實晦叔之風晚節後凋負元城了翁之望客傳詩句史載諫書開白傅之草堂追遠公之蓮社生天成佛亦惟寫意於彼宗臨水登山真若忘情於斯世肆我寧考粵今嗣皇界畿郡之麾符賜全閩之

之鉢鉞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上以大慈平等之法視其民海波不驚土穀告孰坐而棟樑之安憂大厦之將頽風濤渺然橫孤舟而未渡上觀天意下酌民言翊炎運於方輿捨明公其誰望某曲卷擁腫潦倒麤疎少慕功名蓋嘗中夜起舞晚更憂患恨不十年讀書茫然羨妄校之封侯已矣為農夫而沒世追記兒童之日垂蒙國士之知豈謂白頭始紓墨綾道傍易楮若為稱過之情廷下畏憚未免行貢人之事而又巍巍大府凜凜諸臺常訶責於符移之中不寬假於繩墨之外自投湯火甚辱門牆倘眷衰陳稍薦緝

袍之念尚彈勤地不為美錦之傷

通建守葉尚書啟時

長六宮於禁近昔御選授之恩倡九牧以蕃宣今忝
附庸之數世未有不難之縣令身獨逢易事之府公
敢飾鄙詞僭干嚴分恭惟某官德盛而仁孰經明而
行修疇昔並游尚及接乾道淳熙之彥平生孤立不
知有熙寧元祐之明自為諫官御史以來至居方伯
連率之任爰善類如獲頭目惜吾民如養駔膚議令
則欲寬一分理財則欲消末利君實視副樞之貴不
肯次遷公當 新法之行獨云不曉至今閩粵衡湘

之境皆有召杜龜黃之思逮卒考之末年召耆英於
迩列灼知聖意欲付事樞未及覆於金甌忽已憑於
玉几群公翊戴瞻龍氣以雲從一老傍徨抱烏號而
雨泣露章力請天語莫回逐蹤喉舌之司來鎮股肱
之郡其出處語默之際皆理亂安危所關黃髮皤皤
焉可舍朝廷而去赤舄几几終當過廟廊之歸某號
為狂生名為惡子舉紅旗於塞上力戰無功叨黃牘
於田間躬耕不飽徒以親頭雪白先緒灰寒噴千吏
部以覓官適值明公之典選詳旬百僚之上卽日知
名割肉衆賓之中滿堂動色特指大邑俾字小民蓋

有愛當世人才之心豈專為通家子弟之故然而曩
收虛譽今課實能強顏讀城旦之書烏乎折律流涕
秉牢盆之筆何以生財雖素為大尹所知恐未免督
郵之辱凜淵冰之戰內駁湯礪之臨前尚賴涵容少
寬休追以繭絲為喻必能味尹鐸之言倘芻牧不求
焉敢逃距心之罪

四交代葉丞議

男邦執璧棠已成陰老圃扶鉏爪猶未熟曾是見大
夫之使及於新令尹之門敢飾空疎以修雅好恭惟
某官淵乎似道默然知言鳴鶴在陰有唱必有和祥

麟見獲以德不以刑粵自名登膾仕以來不知世有速
化之事居常由義與命詎肯以身卽人晚諳公車驚
委質青衫之敝晨趨廣殿瞻臨軒黃繖之闢惟徐行
乃執事之素心而湏入亦先朝之良法雖為今吏尚
有古風鞭笞盡馳而今行鉤距不施而情得以已
之誠待物之詐操此之簡應彼之繁蓋有得乎蓋公
清靜之言且暗合於陽城撫字之說訟筒寂寂泉
布源源通邑大都過客必談夫佳政深山窮谷逢人亦記
於長官頗聞百姓之愛公惟恐一朝之去我未容青
史獨書馴雉之祥將有綠綺來趣飛鳬之入某骯髒

不媚槁乾無華少以功名自期慨然投筆晚知富貴
有命退而讀書貧未棄官格當為邑頃采道傍之謠
誦參以見聞竊欣閣下之規模易於循守惟特此以
無恐遂居之而不疑飛來花縣之書驚破荒簷之夢歲
不我與豈敢即於宴安秋以為期幸少寬於趣迫

謝臺官舉陞陟

託跡龍門久街顧遇露章烏府新出品題俯陳感惧
之情仰答生成之德竊考宗祖之盛際有如韓范之
鉅賢皆著直声並居言責雖是非褒貶外存風憲之
大綱然渥養栽培陰壽國家之元氣故治効於本朝

之冠而入材被數世之餘恭惟明公追配前哲其抨
効也霜威之凌厲其吹噓也春意之發生必有勝流
乃當盛舉如某幼晚章句壯喜功名頗習聞於往行
前言亦授教於君子長者飢寒逐祿非如處士之倫
薦補得官浪有文人乏目非角聆先君之訓秋毫皆
吾相之恩幸脫選玩來為壯色畧無教化繼聖門之
經歌但有語言為仇家之組織縟喧都市命繫危厨
此寃未明雖死不瞑賴憲長力扶於善類察孤生忝
出於故家首辨謗誣復加論薦天下有道庶入不議
特欲懲利口之夫衆人欲殺吾意憐才初弗罪屬文

之士味農詞之假借與親禮之丁寧豈惟絜出於機
弁之中又且推挽於雲霄之上觀瞻頓改蹤跡稍安
茲蓋恭遇某官振肅臺綱主張國是回槁木寒灰於
既死起游魂白骨而再生易捐微軀難酬洪造某敢
不益求實學永熄空言崇雅黜浮深悟斯文之體首
公竭節不為執事之羞

謝鼎閣學舉自代

門人願學豈必如師閣老鳴謙以為勝已衆訝題評
之誤獨銜墨遇之深者虞廷夔龍交遙至于晉國
韓趙相先漢魏以還公卿初拜太尉讓官於處士司

徒避位於逸民雖先王貴貴之分嚴豈容躡等然前
輩賢賢之意篤不憚屈身卑若本朝最為近古從橐
始除之三日公車許上於一人事既繫於觀瞻勢難
輕於許可如某者品流至冗名論復卑蚤從薄宦以
馳驅頗辱諸公之辟召素無才用妄敢望於群賢因
好文辭遂見輕於識者亦欲以事功而自勉庶幾乎
華實之相兼然而新譽未孚狂名久著已絕望於一
時之君子乃見知於兩制之近臣先朝設科目以論
材首叨列上陛下發德音而訪落復入彀中屬者冠直
西清出蕃南國橐橐抗循牆之疏惓惓溫推轂之言

竊意燕昭姑惟始隗孰云夫子乃不如回凡執事所以薦揚非不肖所能負荷茲蓋伏遇某官東知列聖宣力四方物色奇才任韓范功名之貴作成後秀主歐蘇文字之盟僕方仰其彌高公則欲其速肖某敢不益堅微向仰副深期第恐下愚企上智以相遠詎容子弟與先生而並行不貲之恩必死以報

謝葉尚書舉政績

輒生未學居懷傷錦之慙大尹兼收忽玷露章之數無媒獲剖有感盈襟惟民社之至難蓋夫士之通患微粗折律寧逃俗子之譏彈琴讀書必墮迂儒之日

而况路居四達世號三陽邑無洪鑪橫鑄之財府有青岡不鐫之額指盐艘於浩渺鑿賦版於虛空縱免官箴莫收民譽攷諸璧記廖廖數十載之間能以續書僅僅有一二人而已苟無異最曷繼前修如某者猥以拙踈試茲凋敝每哀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雖賦政殆如於悶悶而用心賴極於惓惓幸太守之仁明恕諸生之遲鈍黜幽宜去那無半九十之憂負殿弗誅終有覽一分之意遂與彼黃童白叟共遊乎祥風慶雲今者力抗封章上還印綬桂帆滄海聊觀物外之鵠鵬拔宅碧霄尚顧塵

中之雞犬細味褒揚之語大非鄙陋所宜有陽城元
結之難兼而季路冉求而未盡公誠過矣僕竊恨焉
茲蓋伏遇某官一代宗工五朝壽俊聽鄭人之誦方
深子產之遺思從洛社之遊勿慕樂天之高致已決
拂衣之策尚存推轂之心某敢不永佩洪私益堅素
節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他日有辭見先人於黃
壤

謝沈提舉薦政績

小國寡民久無治狀先生長者忽有味言被華袞之
揄揚佩繡衣之特達竊以古者重牧芻之責聖門惡
聚斂之人聞鯀深取於言游鳴鼓力攻於冉有在漢

之盛循良不絕於史書自唐以來撫字始居於下考
鞭入流血剥下及膚故豈弟之風寢以衰而治辨之
名所由起乃如廉使方存怵惕不忍之心豈無他人
寧取悃愞無華之吏如某者謬持疎拙來試劇繁邑
無寸帛粒粟之輸郡責土供版帳之入雖有卓魯化
為孔柔得其財豈必得其心喻於利不必喻於義平
居講貫相嘗聞前輩之緒言凡百施為未敢失吾儒
之大指惟恐寧為殷而不為最聽訟寧太忍而無太
嚴仰賴朝廷清明臺府寬大容素餐其已幸豈虛譽
之敢徼況明公初擁於皇華而屬部類多於治最有

何異績辱在薦書不能紹父祖之箕裘傳家誤矣動輒與時人而柄鑿用世可乎獨撫摩赤子之微勞頗對越蒼穹而無愧然亦當為之事曷堪溢美之褒茲蓋伏遇某官江表世臣吳興名闕杭孟博澄清之志凜若風生聞魯山於焉之歌欣然有喜遂令樸鈍亦忝吹嘘某敢不永戴恩私益勤職業此生何幸附執事於青雲他日有辭見先人於黃壤

謝葉祕監舉陞陟

北山起隱方昭小草之譏東壁露章遂忝大蓬之薦驥蒙位置良愧空虛竊以清濁殊流仙凡異路時無

郭泰孰堪登元禮之舟世有於陵乃可食伯夷之栗如某者自叨一命粗守四維每諳陋巷菜羹之常絕無華屋玉食之夢頃出牧值僕歸耕偶不入城非有鹿門龐公之高致未嘗由徑庶幾澹臺子羽之遺風辱采公評見嘉微尚旣來為於俗吏已自絕於勝流侯黃河於千年諒無人之知已隔弱水三萬里始有路以通仙豈謂蓬萊雲氣之中猶記江湖渤海之上並踰賓館名在薦書蓋人間千金之寶易求而閭下一字之褒難得吏民驚異士友傳夸茲蓋伏遇某官日烈霜嚴水清檗若倘許陽城之伏閭世必太

平設令楊綰之當前俗可一變凡經題品尤繫觀瞻
某敢不仰止高標勉旃大節既招徠於此日獲附青
雲倘畔去於異時有如白水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十六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十七

啟

謝王侍郎舉所知

與人之壹為前古之美談舉爾所知本聖門之餘論
脩循微分仰媿感心伏念某生而嗜書遇不解事無
才長之著見有少作之流傳粵從脫千戈瘴厲以來
已掃空章句文字之習瘦妻僵稚子仆嗟井臼之長
勤明主棄故人踈舍山林而焉往未能決裂尚爾低
回竊嘗佩宣弟君子之言不敢犯聚飲盜臣之戒猶
以浮華之故動為礼法所讎咎在撲髡罪當犁舌平

生舊友至此著稽康之書一時諸公鮮不畏劉輿之賦曾謂十連之制闇尚憐二紀之登門取之於人棄之餘察之於衆惡之內聲銷響絕久矣闕踈心肯命通有茲奇特茲蓋伏遇某官三朝耆哲一代名臣凡當世人材皆寶之如明珠拱璧矧平時賓客忍棄之如土梗弁髦片語寵嘉終身榮耀某敢不深藏篋衍永云雲來作公老門生於焉無憾為佛大弟子何以報恩

上鄭給事

飛龍夾日瞻翊戴之元功候蟲鳴秋赦啁啾之小過

遂使窮鄉之素士獲為聖世之全人欲剖危衷先橫感涕伏念某弓箕舊族鉛槧腐生鄉曲指以為杜門者事之人天下知其無病風妄罵之疾呻吟紙上類裴氏之遺音流落人間多子雲之少作中年以後一字亦無憂患侵凌精華消竭猶以虛名之傳布遂為好事者中傷實則咏桃乃曰含讖於燕麥偶然題檜遂云寓意於蠻龍語播市朝命懸刀已幾置烏臺之對誰明奏郎之冤左右莫為之先容大夫皆曰其可殺側聞瑣聞密啓廟堂謂六義之中豈不主文而誦諫三代之世至以王官而采詩况親逢舜臯慶載之

辰矣忍用秦漢詆謗之律寢禍機於垂發聖諭說而不
行向非有長者之言寧免入狂生之目事閔國體義
激儒流竑蓋伏遇某官李貫天人名垂宇宙甘盤舊
學風雲慶會之方新姪公太平旦暮立談之可致推
廣朝廷之忠厚保全士子之孤危某敢不婦去驕榮
歛歸平實夕秀朝華之喻深悟昨非霜降水涸之餘
庶觀晚節持竑報德或者無慙

謝程內翰舉所知

長官上印賦茅屋而歸來大尹露章借玉堂之潤色
孤生易感一府皆驚竊以有社稷有人民誰可繼由

求之後談文章談政事難乎於歐蔡之前目非達才
成德之流曷稱宗工鉅儒之選如某者讀書甚少閱
理未多少慕晉人幾以清談而廢事晚為漢吏稍於
世務以經心當彼要衝試其迂濶每欲任牧芻之責
不敢求鑿銳之名然而素短實材徒持空意動煩剖
決深慙使無訟之言尚費闇防未至不敢欺之地塵
埃滿面筆硯絕交推謝有嘲和陶無句詎意北門之
學士來為東道之主人喜曾山為予之歌發仲尼莞
爾之笑闢我田疇誨我子弟斯言或恐有愛若父
母畏若神明何德可以堪此而况以庸庸為平正以

憤憤為精明以謾聞淺見為淹深以累句蕪辭為贍
蔚姓名達於主相聲價重乎友朋夫何一介之微遂
占四科之二登龍門為御決哉極世子之榮謂麟史
無褒昧者疑春秋之過漁樵相賀里巷傳誇茲蓋恭
遇某官力扶皇綱手揭文柄陸贊唐家之內相尤有
功再造之初嚴光漢祖之故人不肯作三公而去雖
建雙旌而出牧未忘夾袋之儲材信先生之能言晏
孺子之可教俾居未不待先容某揣分亡堪受恩
罔極上封禪之書奏游獵之賦愧鄙拙之少文耕寬
開之野釣寂寞之鄉願優游而卒業

除潮倅謝丞相

服勞試邑甫從南畝之歸需次佐州俾便北堂之養
頂踵悉蒙恩於吾相緣豪不假力於他人恭惟元台
大布公道雖邊防治水利並收一世之才然孝子為
忠臣各遂匹夫之志輒陳情而力荷宰物之曲成
伏念某海嶠寒生江淮薄官興公建議深疑大舉之
非徐庶念親不勝方寸之亂因退食祝融之祿尋起
從桂管之招遂離選坑忝有民社適居孔道寧免游
士過客謗傷之談每見老農俱言聖君賢相安靜之
意屬者滿者葵丘之戍法常掃光範之門顧內無菜

妻中歲抱斷絃之痛矧上有閨母暮年須扇枕之人
自憐薄命之女偷發大釗之間空玉軒達除日夕頌
非大臣有哀矜悼屈之心則孤士無起消哉格之理山川清
淑相韓木之猶存駢路坦東覺淮之可往族戚喜官
期之近穴惟夸願入之優始慮楚人之亡弓岱報塞
翁之得馬丘山施重草介介輕茲蓋伏遇某官夫
日元臣掌天是半處伊尹周公未嘗處之事力量有
餘為趙並齊不能為之功聲色弗動廣懷難於夷
然尤慤念於鄉袍謂先人忝更化之都司而賤息亦
翹材之未至因其懇請寵以便安某丹青銘知三生

圓報一藝者庸小善者錄豈不希大造之甄陶終養
日短盡節日長尚可備異時之驅策

謝臺諫

服勞試色偶逃廣敗之誅需次佐州府遂便安之請
出命雖煩於廊廟感恩端在於門牆竊以富貴非力
之可求命義終身之大戒由結纓參荷膝切有君親
之心尊此取陽回車各行臣子之志甫丹帆之上達
俄洪造之曲成伏念某忝出世家素無科第平生仕
宦甘為俗吏之歸當世品題不在名流之目屬者冒
社稷人民之寄在舟車冠蓋之衝紛積毀之業身猶

群矢之集的人方搖撼公還保全諸豪覺烏府之主
盟畧無撓政當路因龍門之薦引相繼露章追解印
而來歸復移書而稱獎勉之以佛祖出世之事告之
以主相急才之秋豈不激昂庶幾遇合實以阿要衰
病詎堪白髮之倚門德曜淪亡未有青山而埋骨反
哺之意旣切陳情之詞亦哀朝奏空函夕頒除目向
來韓木摩杪驚歲月之深他日潘輿往返無風濤之
恐由言路推揚之有素故化鈞陶鑄而不疑施重立
山命輕絲髮茲蓋伏遇某官季傳本統識造幾微誠
面霜威扶綱常之大義金聲玉振續性命之微言雖

當趁卦事功之時不廢維持名教之意因有其請許
以便私某百口銜恩三生圖報受髮膚身體固宜養
志於暮年死城郭封疆尚欲移忠於異日

除仙都觀謝丞相

雜端論罪已寬餐食之刑君相原情復賦支離之粟
飢腸雷止感涕雨流伏念某頃緣幸邑之勞忝待佐
州之次忽遭重刻杖數平生凡流傳達耳目之司皆
深切中肝肺之隱杯鐺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
勸淫為名教罪人之首而又忽被風愆之戒麗於宮
墨之誅苟尔心之無瑕矣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

親動餉鮮之疑還著青袍幼女泣佩魚之去惟列聖
至仁而立國况大臣內憲以及人居常念孤危之蹤
弗忍加疑似之戮昔裴豹最為賤隸不忘力洗於丹
書龜蒙自號散人殊匪名書於黃敕今也漸輕刑寺
之籍猥備祠官之員公朝惻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
下知有其改過自新之路佩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
深羞茲蓋伏遇某官巍乎立伊周之功魁然有韓富
之量謂風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擊搏之威而廟堂
體天地以為心常主發生之德遂捐閑廩俾奉高堂
某敢不銜戢陶容精勤杳火祝南山之嵩壽用此

酬恩陳奉階之六符自傷於路

謝臺諫

抨彈罪大宜不盡於搢紳拭恩深俾棲身於香火
驚魂返幹感涕沾衿伏念某甫脫字民躡求丞郎惟
不安於遇分遂自速於危機每平心誦擢髮之文無
一字非切身之過父生師教下愚至老而不移詩癖
酒狂二罪同時而俱發而又負渙渙涉漆之謗有孽
孽為跖之長殆喪心之使然雖噬臍而何及返書而
郤抑鯀慈親詰教令之違繞腰而覓銀魚癡女服
章之異慶今夔龍接武麟鳳來游獨憐薄命之書生

自銅比身於聖世敢圖當國尚許奉祠憫杜陵之瘦
生恐曼憐之飢死一尊二簋本無厚享之心十束三
鍾頓解絕糧之厄由門館品題於一語故廟堂合
毀言而並觀茲蓋伏遇某官飲藏肅殺之霜威尊達
發生之陽德每力扶公議憂國家元氣之深謂求備
一夫恐天下全人之少遂令瑕玷亦忝陶鎔某敢不
稽首董脩苦心刻厲濯清泉坐茂樹敢放逸以求安
臨深淵履薄冰當戰兢而至死苟無穢惡或可酬恩
除吉倅謝丞相

送窮無路遂至籲天起廢佐州且為擇地光生里巷

恩出廟堂竊以尊命者書生之常樂育者大臣之責
當杜韓兩公之相實曠古之罕逢然蘇尹二子之寃
皆終身而莫雪若夫舊愆未掩新獎已加納之於春
育海涵之中收之於霜降水涸之後我公此輩前哲
所難伏念某少也不羈長而無述侍察父慈兄之側
非不漸濡慕善人君子之名亦思矯操終以操脩未
至毀譽莫調身久落於江湖謗常喧於朝市賢者不
與品量為浮薄之歸文人相輕掎撫及語言之未凡
此皆童蒙之過失積而為老大之悔尤屏窮巷者五
朞食叢者再考獨念吾君吾相未嘗求備於一夫某

水某丘詎忍忘懷於斯世望翹材而稽首憑箋記以陳情負郭無田所仰給者代耕之祿小人有母宜見憐於孝治之朝然上公之機務至繁且下走之姓名難記敢圖英悟曲軫沉淪嘘谷底之寒荄回筆端之春意昔投閑置散已行白簡之言今悔過知非復畀青氊之舊寵以沿中之近次處之江右之名州華除目以兢榮拊孤蹤而感涕茲蓋伏遇某官勛藏盟府澤被生民持國論如權衡之平愛人材無營削之棄並收髦俊皆有猷有守之倫尚恐逸遺開使過使遇之路終慙玷缺信費陶鎔某敢不永戴洪私益堅

素守任澹虛誠齋之里所願服膺誦清渭南山之詩未忘回首

代上西山

嘗土虧功懼吾山之中止辦香回鄉冀彼岸之先登輒丹忱仰干青切謂賢能之才不次而舉豪傑之士無待猶起若乃尋常中庸之流鮮不蒙父兄家之力坡儂之稱叔弼未忘六一之交山谷之耆少章亦以太虛之故何況我公之念舊過於前輩之用妾希推轂之言庶中授機之會伏念少也不力長而無聞緒業失傳已負折薪之愧旨甘不繼因為

捧檄之行交公車者四章書官簿者七考適逢大尹
來撫舊邦覩陶公運甓之風每思勤恪慕清獻携琴
之事愈自潔修雖無補於凝香頗盡心於叢棘久欲
露曲成之禱恐自干躁進之誅然而萱堂事之高
光陰難玩金闈歲引之迫機括易羞非敢與並游莫
俊而爭先庶幾以故人稱弟而見錄仲尼華袞倘無
一字之過褒榮子班衣將以何辭而歸白伏惟某官
先朝遺直當世偉人其處負泰山北斗之官其出為
靈芝醴泉之瑞畢公勤小物尤於民事以究心武侯
集衆思不以已長而矜物故雖蒙陋亦覩作成某齋

技修詞枉營俟命互鄉闕黨固嘗並進於聖門東里
西華或者見哀於先友

代謝西山

夕呼五白恐不成盧朝奏一封特為合穎寵綏攸逮
捧戴曷勝竊謂天下不能皆絕類離倫之材君子未
嘗持求全責備之論顯蒙者可訓諸理木訥者乃近
於仁高柴愚而游夫子之門杜微暗而為孔明之吏
觀人物抑揚之際見聖賢權度之平於惟今公復彼
古道伏念某幸因微宦獲事大賢砥革雖勤莫發醯
鷄之覆轡銜甚緩猶慙跛鼈之遲况膺門一世之共

趨而儉府羣材之所萃或從容於諷議或馳騖於事
功自顧抱虛誰為借重追惟先子同持橐於禁中爰
及伯兄素執經於席下宣能令公之喜怒不忍於汝
而瑕疵謂其備時腋之使令久矣見肺肝之底蘊雖
塵埃滿面詎堪置水壺玉衡之傍然清白傳家決不
犯惡木盜泉之戒因垂成之機會假溢美之寵褒茲
蓋伏遇某官忠貫神明志安社稷立身如嚴霜烈日
之凜接物則光風霽月之和諸弟子皆及門共仰範
模之妙一衆生未成佛必施津筏之功遂使蹤寒亦
叨歲引某敢不深惟提獎益自奮强大而盡節於君

親小而宣勞於民社確確落落行若日月縱不敢莫
能庶丈夫之雄戰戰兢兢如履淵冰誓不敢畔先賢之訓

賀鄭丞相

播告辨朝廷登端揆上收威柄大黜陟於羣生內出
制麻首褒崇於舊亭明良胥會今古罕逢竊以自昔
爰立之人必有具瞻之望元祐相文正之日都人莫
不聚觀紹興拜忠簡之初朝士至於相處亦既下孚
於衆志灼知上格於天心惟時偉人克配前哲恭惟
某官氣鍾天地之和粹學造聖賢之精微調護初潛
本綺李園公之力訏謨大事兼元齡如晦之長雖居

廟堂之高不以名位為樂門有薦賢之志李庭無謁事之苞苴退然肖儒生之癯發而為仁者之勇方政由博陸獨魏相恥於苟同及廷議蔡師惟裴度聲其當討海內想其風采陛下倚以腹心久矣意屬於明公知其才任於宰相韓富而後文無君子之經綸伊筦以來復見師臣之遇合既得君而行政首下詔以戢僉使郡國承流宣化之臣知朝廷肯德賤貨之意鄉士相戒無常舞以酣歌勲責聞風亦減騎而徹樂凡前日大弊極壞之政與當世自重難合之人圖回一新號召四出起陸贊陽城於散地任羊祜陸遜於方

隅捐橫歛以寬繭絲之民選良吏以熄桂蒲之盜用我昔月見仲尼變魯之功以王萬年懋公旦佐周之業某幼眺章句壯喜功名檄草雖工不療義山之厄桃花作能今夢得之窮憶昨飛語見侵禍機垂發彼方一網羣聯奏邸之飲賓公以片言消釋烏臺之詩案蓋頂踵已歸於陶冶特姓名未徹於欽翹茲盼英亥之告廷嘉與老農而擊壤愧無傑思可賡誦聖德之詩不謂殘年復有見太平之日

除匠簿福建參議謝西山

羅之幕下已慙玉雁之特招寘彼周行詎意熊魚之

兼得由薦語踰千鉤之重故除書超數級而升恩大
難酬人微弗称竊以觀其為主古者格言問所從誰
士之大節持國就并州之辟專以富公端叔為中山
之游蓋依坡老豈泛蓮之云尔有擇木之義焉如某
粵自童蒙獲親師匠每敬仰行已立朝之名節亦預
聞著書講學之指歸富貴在天豈必覬覦於分外貧
賤玉汝未嘗墮穢於冒中久無干子公之書頗有廣
離騷之作屬者水山凍解寒谷暖回際統府之初開
念監州之遠役特達判公車之奏殷勤移光範之書
致石與溫首述烏公之求士以連易播次言禹錫之

有親其忠厚足以盡師友之情其誠至足以動吾相
之聽疊茲二命貢此一寒然而髦士乃朝廷之清流元
僚號幕府之高選聽鈞天之樂疑夢境之恍然參叙
外之謀覺晚途之榮甚而况無簿書之叢委有祿米
之優游曩嗟弗給於一瓢茲幸可營於三釜不圖今
日遂獲補南陔之詩豈無他人未若作西山之客茲
蓋伏遇某官循循而善誘休休而有容始終集大成
固已備聖智之事參置至十反猶樂聞忠益之言宜
得孝直幼宰之流俾居鄒生枚叟之右孰云上介誤
采諸生某敢數過多受恩罔極登山置酒固難陪

叔子之風流載筆勒碑或可紀晉公之業

謝丞相

趣裝就道方趨若命之嚴有列於朝兼領軍諮之任
恩歸廊廟喜動庭闈伏念某忝出故家嘗從薄宦少
日妄希於節士中年遠避於弋人余處幽篁分此生
之永棄焉得萱草聊暇日以忘憂雖絕望於華塗猶
死守於善道蜀者水山推而果日出沙隄築而台星
明交璧帛於道塗委弓旌於岩穴有蓋歸之二老無
難致之兩生病客夢回初聽鈞天之奏案臣魂斷忽
有修門之招未呈身於政事之堂先策名於表著之

地而况福甫壞綱參佐祿優禹錫母子可以俱行向
平婚嫁可以漸卑惟昔脫烏臺之禍盡出生生成矧今
辱黃閣之知不由紹介受恩罔極取數過多茲蓋伏
遇某官獨秉國鈞載調化瑟樂克得政善人咸願其
有為楊綰當朝天下云胡而不喜已並致臺菜之彥
猶不遺菅蒯之材某稽首鈞陶委身块北成書無日
空嗟太史之滯留懷贊有年終望周公之吐握

謝兩參政

君命有嚴方趣中都之役王官甚寵仍參外閫之謀
喜動庭闈恩歸廊廟伏念某粗知理亂亦喜功名少

嘗千世以希榮晚乃入山而避謗我辰安在原性命
以自傷而月斯征惜歲年之將晚匪曰守正夫之志
庶幾固君子之窮比者景日出而蒙氣收震雷奮而
蟄戶啓首以鈎樞之柄屬之鴻碩之儒汎掃朝庭無
苞苴之城市訪求岩穴有璧帛之載涂曾是沈論亦
還記憶齒八士歸周之數招三閭去郢之魂未詢事
而考言已即家而拜爵內贊工垂之職外參郤穀之
謀長樂鼓鐘恍然初聽郾城棋柝老矣復聞遂反哺
之私情享素餐之厚祿並收髦士固知國論之至公
驟得美官尚恐物情之未允茲蓋伏遇某官經綸業鉅輔

贊功深進 賢人皆云裴垍之薦引行一善政必曰
朱公之建明已並育於青莪猶不遺於封菲某委身
陶冶稽首欽翹三金及親所願伸孝子之志一飯報
德安敢忘大臣之知

謝洪中書李自代咨夔

訪梅東閣嘗陪瘦嘆之游起草西垣忽有虞廷之謌
惟公此李非僕所堪竊以斯文之衰至於今日而極
規規制 類慙作者之風寂寂薇花未識舍人之様
方天子屬綠綸於閣下而國人觀亥斧於筆端豈無
宜為誥之才猥舉不能言之士伏念某少狂自喜晚

悔莫追謗訾之言益廷權貴之嗔如屋霜雪貿貿於
麥茂以何傷風雨淒淒獨雞鳴而已偶際清明之
始稍收留落之餘頃隨出塞之旌旗獲侍平山之樽
姐慕顏淵之附驥寧不思齊歎老子之猶龍居然難
企而况有累年之離索無一字之干摩王陽在位貢
禹彈冠雖賴故人之引類裨諧為命子產潤色詐容
拙者之措辭謂嘗摘艷以董音欲使運斤而代斷任
章初上傳說皆驚太白眼高故已掃空於海內浩然
肩聳若為攜入於禁中徒感盛心恐孤精鑒茲蓋伏
遇某官金聲而玉振地負而海涵扶綱常於寶慶之

奏篇判志安於端平之諫希修名姱節惟斗南之一
人傑作雄文亦江東之獨步尚引扶於後進力吹送於
明時而某幸既荒蕪材尤衰落惟勉平生之大節妄
希執事之餘風非復少年啓夕秀於未振庶幾他日
知寒松之後凋

謝余中書峯自代

塞垣草檄嘗論管鮑之交禁掖演綸忽有變龍之遜
憐才至矣量已缺然其惟三字之除榮於一佛之出
本朝有大詔令聿新當世之觀瞻天子用老舍人一
洗斯文之卑陋所謂當仁而不讓夫何有大而能謙

擬非其倫或得以議伏念某粵從少日辱在下風邊
地若寒共被聽蕪城之折江風甚惡聯鞍登瓜步之
舟始欣鵬鷁之偶同硪歎龍猪之相遠我生白木鎗
已為農圃之歸郎對紫薇花貞有仙凡之隔况記
久踈於書禮乃公車忽上其姓名豈嘗就梓匠之規
欲使代玉人之琢行人子羽東里子產仰辭令之獨
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必才名之相埒乃若蹇蹄非
汗血之駿宿瘤異捧心之妍雖欽濟齋之風實抱空
空之愧茲蓋伏遇某官文根義理卒泝本原謀國事
瞭若蓍龜愛人才過於珠璧謂拔茅而進適君子之

道亨倘伐木不歌恐友朋之義缺因同袍之一念借
華袞之片言而某舊聞旣荒新意絕少立馬揮制難
希作者之餘風附驥顯名徒有平生之壯志

除宗簿謝丞相

奉親還里自踐烏哺之私被命造朝俾綴鶴行之末
奔馳就列俯仰懷慙竊以世道之消長不常人物之
會通絕少范歐興慶歷之文治莫引用於聖俞馬呂
致元祐之諸賢偶見遺於無已况如晚輩敢望前修
伏念某學荒于嬉年遺而往書無成而歛又去憇少
日之狂圖道不修而文有名犯昔人之深忌頃徵飛

語盡掃空言時於斷簡以研尋稍見高賢之旨趣愛
今伯陳情之表流出胷中喜淵明歸去之詞諸座
右豈圖晚暮忽際休明雖遭巫咸而下招其如太史
之留滯猶著朝籍且參闇謀好事擲揚已有移文於
逋客故人規祝願無圖利於大夫迨茲將幕之移亟
有詞庭之請蓋鶴髮久相安於半菽而鶩巢止願借
於一枝今乃念衡泌之棲遲示朝廷之收拾谷鶩初
出恍驚遷木之榮海鷺暫來深認卷簾之意非上相
適奮庸於廊廟則孤生必然老於山林茲蓋伏遇某
官以帝者師為天下宰更聖化於膠柱不調之後還

主柄於大阿倒持之餘進君子退小人每致嚴禾莠
之辨開誠心布公道亦不廢草茅之言遂使畸人忝
陪髦士某受知至此圖報茫然雖質以事君粗識移
忠之大義然不遑將母終希錫類之深仁

除玉局觀謝二柏

背師罪大自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閑
於倫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之庸才際
初元之景運招徠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
助金章之比及延和賜對有交懽平勃之言心迹甚
明奏篇猶在然而從老師而偕出志明主而獨留欲

相送於南陽之阡繫雖不果當退老於西河之上馳
鶩未休舊府因而起殺公之讌故交訝其死友之
誼按陳卿之事百數子夏之罪三衆破膽而怖風霜
之威獨披襟以受春秋之責晨收華組夕駕短轂署
眉山翁之舊銜返老菜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無怨
靈修之詞回首渭濱終有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
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卿
士人之考聖容之保我子孫恭民當鳳麟 呈祥瑞
之時如鳬雁立繫少多之數姑捐圭撮俾奉旨甘某
敢不稽首歸恩銘膺悔過珠履而陪上客無復觀東

閣之奇黃冠而還故鄉願祝南箕之壽

除雲臺觀謝丞相

草茅觸諱稟若科條君相包荒賦之圭撮得非望及
感與涕俱伏念某起佔畢之諸生陪欽翹之未至誦
句百僚之上豈易逢哉為婦兩始之間有難言者每
欲潔身而去輒為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
米黻陸游之擬集賢堵牆之士莫不聳觀昭陽李舞
之人居然相妬竟擣去國俄起典州舍朝市之喧啾
就江湖之空曠豈謂甫磨新玷又坐宿愆屬火後之
紛紜咎目前之狂瞽爾有猷告后徒懷野老之食芹

臣不密失身顧昧先賢之焚草昔董相洩奏篇而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辜繩以峻文戮猶輕典今乃端居故里守周變之東岡賜號散人分陳搏之西華飢寒頓解危懼猶安向非元宰之陶鎔孰援孤生於蓬粉茲蓋伏遇某官以周大老為漢宗臣隻手扶乾坤之傾確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怒了不費辭遂使橐臣尚叨冗秩然某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而九迴屢費保全自傷窮薄已分衡茅之下送老一生但於香火之間祝公千載

謝諸府

狂瞽妄言鄰於刀鋸鈞樞密啓祿以斗升非出懶求但知恐懼伏念某芳菲歲晏閑廢日長揚雄有宅一區本退居於窮巷貢禹賣田百畝始能詣於公車羣旅入朝空踐奉對陋矣建明之筦見溫乎往復之玉音使善闡陳吳憂翻謳徒以親逢聖主恥為鬼谷子之揣摩不揆惑臣冀有高寢卽之感寤詎意奏篇之傳出遂為公議之追尤宜顯僇於市朝僅免歸於田里真鄉食粥數月素拙治生漫倩奉粟一囊少寬飢死向匪廟堂之援已先溝壑之填茲蓋伏遇某官以大公服人心以至仁壽國脉興念寒鄉之素士嘗陪

翹館之下賓責以行中慮言中倫迹若離於繩墨察其朝不坐燕不與氣未脫於草莽遂使孤危尚叨冗散然某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而九迴要領雖全面顏矣寄灰心駢邑無伯氏之一言稽首華山有封人之三祝

廣東提舉謝李丞相

祝釐西華久從隱者之遊易節南州忽忝使乎之選光生原隰思出廟堂踰嶠以南去天尤遠先朝將指居多館李之名流近歲擢才稍用米鹽之能吏未覩研桑之新智先曉冰蘖之素風向非遇儒相之登庸

何以拔書生而臨遺伏念某粗諳吏事亦畏官箴建上吏民猶記綱縣章之日江西父老皆知解郡印之時頃遭枉後乏彈文追咎樞前之對語荷膚明之洞照幸要領之獲全三載退藏貧賤返縕袍之舊一朝杖械姓名出夾袋之中深惟邪翼之恩難酬欲以毫髮之勞自見旣抵司存之始乃知責任之難賴容橫行增筭之符方急嶺民責糴泛舟之役未休操切則失人心謬悠則誤國事鴻私所被蚤負曷勝茲蓋伏遇某官德享天心功熙帝載內統百官而拱極外嚴十使之觀風謂昔者熙寧嘗處濂溪之老及後乎元

祐必如子駿其人意其聞師說之繕餘或可希前修
之萬一某敢不疚心求瘼洗手奉公使臣遠有光華
既誤蒙於推擇丞相母抱文法所願效於驅馳

通唐經畧

奄四封而賜履咸仰威稜踰五嶺以乘輶適依節制
輒千六纛冒賚一牋蓋惟某官識極精微氣涵剛大
太阿出匣孰敢擬其鋒鏗老柏參天傍略無於枝幹
靡絲援乎自簡上心頃載旁角之初屢聽鳳鳴之舉
言及乘輿事關廊廟安知疏入而跡危心存魏闕身
在江湖不以名高而色喜甫建臺於江介俄開闔於

嶠南龍戶馬人競來衝謁蚌胎翠羽暫免搜求一時
之饕吏革心千古之貪泉刷恥昔者廣平之入尋蹤
台司造夫君嚴之歸亦登左轄佇觀新渙蔓掩舊聞
某久矣荷鋤偶然易節居里每勤於問起家亦
於吹噓屬茲滌篇之初竊有樞衣之喜譬言蠅附驥雖
莫企於騰驤若駛從輿庶初知於向背

賀右丞相還朝

入覲宸旒進居鼎席舉咎繇於右甫平猾夏之憂歸
周公於東遂究經邦之業縉紳相慶竹帛有光恭惟
某官負命世之大才建丕天之偉績八陵一杯土之

憤至此少仲九世不戴天之讐曠然一洗及新胡之
崛起殆舉國之莫當衆方顧影以偷生公獨奮身而
敵愾執訊獻俘於百戰暴衣露蓋者累年建纛親行
淮浦收十全之勝揚帆直上漢江無一點之渾雖大
臣之誼曾靡告勞然明主之眷有不容釋密勿延英
之對輝煌文德之麻昔高孝兩朝方修壤之並舉若
呂張二相皆出入之迭更法此成規付之魁柄方將
迓續景命挽回危機收泮涣已離之人材作懦衰不
武之士氣蒸方既定式遄裴令之歸江左何憂尚有
夷吾之在某繆叨刺部諭聽告廷矧嘗蒙華袞一字

之褒豈能無濃墨大書之喜海涵春育聳聞東閣之
開地老天蓋自笑南轍之左

廣東漕謝二相

俾司歛散續故未聞就領轉輸事權加重極寒畯光
華之選出元台起擬之恩竊以聖門有取治賦之才
俗吏烏知理財之義我朝擢用必更四北之漕臣先
正丁寧深冀東南之民力矧今極壞視昔倍難上欲
圖寸效以裨公家下欲寬一分以蘇遐嶠自顧已陳
之芻狗豈能重試於木牛伏念某膠守舊聞愧無新
智辱翹材之汲引銜使命以驅馳冰蘖持身未益衡

應歎家以紓楚難景行有慚沉舟而救晉饑秋豪無
助驟遷甚寵內省若驚蓋君子之舊遊與苟公之遺
愛海山寂寞幾經冠蓋之往來田里窮空曾是輶車
之循歷何以佑湟中之罹何以供江上之屯荷賢宰相
之生成惧賤有司之敗缺茲蓋伏遇某官並收髦俊
弘濟艱難謂百費繁興餽輓方資於主計意諸生苦
節錙銖可補於大農終恐薄材上孤煩使某敢不恪
恭官守仰答已知范公一筆之勾倘未指於大造後
山辨香之敬誓永畢於此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十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百十八

啓

除崇禧觀謝丞相

烏臺數罪乞復弓旌黃閣憐才俾依香火辱知至此
負愧何言伏念某曩在端平濫陪英儕遷樞庭之末
屬負翹館之並閑雖五尺童皆知旦奭之不悅無三
寸舌能令平勃之交懼鼎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
經赦宥頻逢使令起廢刺袁驅逐靡溫於坐席引嫌
使粵淹留甘落於節旄屬魁柄之有歸察孤根之無
援當朝廷譽馳驛趣行帝遣巫陽歸兮入修門些衆

排字厚擠之又下石馬退慚不肖之軀上累至公之
舉言言擢髮字字切身蟲篆留心固已浮華而少實
鶴書動色未能寵辱之不驚獨當國體休其有容顧
在廷斷斷而不可坐隔蓬萊之雲氣卧游句曲之洞
天壁觀古人尤重倫紀東西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
左右服勤尚可垂魚而定省非元寧曲為之全護則
累臣豈獲于便安茲蓋伏遇某官有扶顛之勲勞有
包荒之德度三吐三握共知好士之盛心一是一非
悉付無情之公議猶賦三鍾之粟俾娛九袞之親以
示大臣之育才以明孝子之錫類某心非土木質委

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途之絕念白衣效命儻末路之
見收

謝三府

鋒車亟復已行白簡之言勑墨猶鮮更賜黃冠之號
保全恩大循省愧深伏念某向者備數尾僚受知首
相及次輔登庸之後乃羣情向背之時去事霍將軍
競趨新貴不負楊臨賀竊慕昔賢身居秦逐客之先
名在漢黨人之列中雖起廢俄又速辜深探隱微蓋
用誅心之法追尤狂瞽欲加拔石之刑幾年太史之
滯南萬里陸生之使粵羈留漳土夢斷鈞天遣巫陽

而下招上非終棄畏宗元之復進衆不見容當淳祐
之新元貞端平之舊謹放還州里免詣闕庭嘗歷考
於古今鮮並全於忠孝國方多難不能効命以執殳
堂有高年尚許服勤于扇枕非諸老素存於長厚則
孤生豈得以便安茲蓋伏遇某官開誠而布公推賢
而揚善飯吐哺沫握髮本出盛心進加膝退墮淵大
非初意猶賦侏儒之奉俾娛耄老之親上以昭聖主
之至仁下以見大臣之樂育某銘膺自訟碎首莫酬
誦緇衣之章公寧不厭磨白圭之玷僕敢不勤

謝史端明

驛書趣召甫過遠使之歸臺簡急攻猶賜散人之號
包荒德大捷市愧深伏念某向者忝末屬於西樞逢
並開乎東閣深惟杜甫素受韋左丞之知竊慕任安
不舍衛將軍而去竟收朝蹟繼奪郡符暴揚心事之
隱微持據奏篇之狂瞽哭厲王而輶食上心本厚于
所親趣茅蕉而就烹聖世况無於是事果蒙杖拭復
備使令身久留椎髻之區名不在譽髦之列微宗元
至闕始憐久升而復收放浩然歸山終坐不才而見
棄辱門牆之教誨累廊廟之招徠退而省循無所尤
怨昔賀老黃冠而還里世以為高菜子班衣而娛親

傳稱其孝豈敢懷實於前代庶幾補過於暮齡茲蓋
伏遇某官歷事四朝獨殿諸老君子育英才之樂將
共享於功名仁人先天下而憂初何心於富貴於袞
繡問安之際有縕袍念舊之言遂使孤危亦安閑散
某灰心進取稽首薰修此日槐陰莫尾朝班而詣府
異時林下儻容樵服之拜庭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用士之招方懷危懼退人以禮尤竊使安大為知己
之羞永負終身之媿伏念某素無科第稍涉藝文昔
尚髫垂諸老誦高軒之過今將耳順夫人知古錦之

殘蓋嘗內陪公府掾之英游外叨部刺史之華遣婚
娶幸而粗卑耕鈎足以自娛於何墾圖又起妄念白
鵝沒萬里誰信已忘之機金雞赦九州常抱不原之
罪而况瘴鄉馳驛元會起家經玉尺之裁量出金口
之啓擬漢省中之語遠不及知唐觀裏之詩近無所
作三緘防口殆若唔者五采設色其如瞽何豈料深
藏遂煩重劾曩嘗持券求柳子厚所居之官茲又放
襟當王介甫力辭之職十年之所共指百喙奚以自
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則辱先人義方之訓雖云
擢髮尚爾全軀茲蓋伏遇某官望重于山心平如秤

謂富公晚輔慶歷莫明家道之誣迨越王初相隆興
幾坐放翁之累不以憐才之故廢夫執法之公大費
保全曲為未減某敢不噬臍懲艾稽首皈依瞻彼天
淵各逐鷺魚之飛躍譬之江海豈為鳬鴈而少多
欲報鈞陶第勤香火

謝史端明

東閣間筵力排謗議南床迎擊復寢除書罪宜抵干
春鉗恩許依於香火伏念某粵從羈縻酷嗜雕蟲諸
老憐才多云孺子之可教中年聞道始悟壯夫之不
為固嘗指天日以懺非每欲挽江河而滌穢又况心

膽碎於機穿精力竭於米鹽望之如木鷄然安能吐
綬棄之如腐鼠耳奚足發機猥蒙當局之殊知寔出
過庭之素論念馮唐之已老命巫咸而下招白簡未
乾繙衣改造宰相進一郎吏蓋亦甚微國人與諸大
夫以為未可謂騰口泄禁嚴之語且披襟居清望之
官設如噴言殆有狂疾未嘗回首憶玄都觀裏之花
矧復交談及溫室省中之木殃由天降禍匪已求下
則貽父兄師友之羞上幾為廟堂門館之累迄從寬
典厥有衷言茲蓋伏遇某官士者宗師國之壽雋大
老歸周之後聞風皆興仲尼友魯之餘講學未厭似

記樞衣之舊屢罹貝錦之誣察其因薄秩而賈衆憎
憐其以虛名而博實患遂捐圭撮俾奉旨甘某敢不
掃迹塵間冥心事外狎白鷗而同社有如此盟御青
牛而出閥請俟他日

謝諸府

除目驟加噴言踵至甫還櫺而起廢復銷印而投閑
予奪無私省循有覲伏念某用心甚苦賦命不猶蚕
工雕蟲之文俄而悔矣晚抱屠龍之伎無所用之端
平排去而不容淳祐喚歸而中止初無顯過謂有躁
圖六百石祿六十老翁久懷知足之念一兩汞金一

日制誥安得喪心之言片辭造膝之薦揚百喙吠聲
而驅逐轍環嶺海跡掃山林蚌無照夜之光廢割胎
之可免鷄有為牲之患寧斷尾以自全已休身世于
把茆尚挂姓名於夾袋省中語滯筆下謗喧奪粉署
之新銜返黃冠之初服仄寒木槁豈復有於親冤刀
割香塗漸不分于若樂仰荷廟堂之寬大尚容閭里
之浮沉茲蓋伏遇集官有獎王室之心有育英才之
樂屬元會弓旌之聘念平生車笠之交去國有年稍
序進尚書郎之秩在廷無援多不可光祿勳之人欲
息衆謹始令遠引某敢不 門省事銘座訟非二十

八宿笑人幸免辱朝廷之選三十六天訪道願偏為福地之遊

賀范左相

斷自宸衷付之魁柄惟辟作威作福方親攬於大權有臣同德同心援超居於端揆識者相慶翕然同詞於惟華宗厥有名宰忠宣當元祐之世不主一偏覺民在建炎之初有功再造惜也經綸之日淺甚哉遇合之際難孰如我公自結明主十載雷聲之淵默一朝地闢而天開國其庶幾政將焉往恭惟某官稟元化之精粹蹈聖人之中庸貴處廟堂體如山澤其秉

心誠實故君子咸附其蓄德深厚故小人不疑屬者諸公欲手版下新亭之拜時惟元老獨舉扇鄣武昌之塵然後太阿之柄還然後九鼎之勢重十全無遺慮矣一變猶反手然斯謀斯猷惟君陳而告我朕夢朕卜以汝說而賚予必能容折檻之人必不罪舉幡之士必開密網必革副封必絕斤弘羊張湯必追還陽城陸贊魯安得削隱然儒無敵之功吳未可圖良以彼有人之故綿基圖于箕翼紀勳績於旂常某流落十年侵尋六秩福建子是惡既不可以逃鄉江西社盛行又無從而入派已分為農而沒世忽逢知已

之秉鈞敢云拔茅而彙征不覺籟鳴而機動希文得政豈無守道之獻詩司馬當朝不待器之之通問

賀杜右相

漢發制麻晉登揆席朕夢朕卜聿開帝賚之祥汝翼汝為其代天工之曠宗祧增重廉陞益尊在昔昭陵有臣祁國內則寢斜封之請謁外則為清議之主盟學館頌歌與希文而對秉宮闈嚴憚云杜某之部還流傳千萬世號為端人寂寥二百年誰可繼者偉矣元台之拜凜然大節之同恭惟某官稟河嶽之英有莘渭之望充塞天地不屈孟氏之至剛臨履淵冰孰

知曾子之大勇嘗叱義府於伏下亦責平津於上前自公辭高位而潔身舉世順下風而俯首奉無客子居然擅國事於閭中晉有偉人何至移朝權於姑孰屬宸宸收太阿之柄而斬朝虛岩石之贍輶玉食而深思覆金甌而未決昭告昊天上帝厥有休符謀及卿士庶民咸無異論付以機衡之重趣其袞繡之歸夫既為善類所宗又將受公議之責必也法先賢如枰弛筦榷以紓民力寬尺度以收士心澶淵乘石之戰功指期可俟梁谿紫巖之相業視昔有光某去國十

年脫身萬里蓋嘗使粵煩六丈之一句不幸產閩遭半山之三字敢意半生知己一旦奮庸豈云附翼而攀鱗庶可揚眉而吐氣作夢得問鈞之賦文筆久衰誦如晦猶天之言暮齡有托

賀鄭丞相除少保醴泉觀使兼侍讀

起賢濱海領使洋源畱任舊人拜召公而為保若稽古道命停相以讀書麻卷初傳縉紳相賀歷致帝王之世尤隆師傅之恩高宗之於甘盤曰台舊學漢光之於嚴子云朕故人或遯荒野而見思或鈞桐江而彊起所以示後世人主進修之法所以倡學士大夫

名節之風久矣寂寥偉哉遇合恭惟某官有尹躬之一德集孔氏之大成嘉定初潛實賴綺園之力端平摠攬首當莘渭之求一變有涑水之風獨立少汲公之黨容身無地知我者天上印而還中書角巾而即東路曲江感秋扇之喻遠避隼猜魏公喜畫錦之歸冷看蝶闢屬者朝更政化辟作福威區別忠邪顧瞻表著羣公環列類非昔者之親臣一老獨存方且歸然於下國百辟迎安車之至九重慰反席之恩謂莫繁乎一日萬機之勞莫要乎三墳五典之道嘉與鴻硯相親燕閒弼予一人遂冠班於孤棘益者三友時

開卷於細旃內家賜聖製而開御筵太史奏客星之
近帝座寵光鮮儼邁史梁兩揆之榮典故具存踵申
潞二公之拜某久孤拔擢積困謗傷人或謂之非辜
自不知其何罪厚誣石介因以撼於富公巧詆舜欽
本欲傾於祁國不敢發塗窮之歎庶幾有天定之時
久疎翹館之起居忽聽大庭之插告僕方養母詎宜
起隱於終南公素憐才儻許逃歸於陽翟

江東憲謝鄭小保

故里逃籠猶賜散人之號公朝起廢復乘使者之車
被黃紱之新榮出緇衣之初意念某拙於諧俗病伏

在身書作太玄如鼠舐徒然苦思賦奏子虛由狗盜
非所樂聞未嘗棹鞅而先時輩之鞭豈願立的以來
天下之射頃值真儒之當國獲陪髦士以在廷朝猶
誦杜甫於百僚久有墜宗元於千仞虞人之旌每至
輒有物以尼之烏獲之狃莫施判此生之休矣不圖
暮景重際明時周大老盍亦歸乎曾諸生無未行者雖
已荷鋤而在故例叨出節以起家羣譖衆罵之身不
無慘創再衰三竭之氣未易敷昂雖勉奉直指而行
深恐為翹材之累恭惟某官有安陽叟之大有涑水
翁之誠上苦留公詎容舍上而歸士或負已終無厭

士之意興懷舊操久伏空山昔位置入宮未免台鑿
眉之祐今馳驅於隣第令服馬走之勞特假皇華以
安孤蹟某敢不惆悵求瘼平怨謐疑遇事風生非復
少年之材健養親日短終祈造命之哀憐

謝丞相

置之閑散避飛語之中傷送以光華出翹材之啓擬
衆咸羨孤生之晚遇誰知費元化之曲成伏念某游
忝弓旌輒投罟獲怡然牕下戲披菜子之綵衣久矣
夢中奪去江生之色筆力耕以給公上閑闋而絕交
游世皆云東野詩寒誤身至此客或謂君房語妙程

手止之有一坯可以老焉雖萬戶不與易也敢謂朝
報登庸之麻制夕盼杖拭之除書見車馬以驚猜著
衣裳而顛倒歎今聖君賢相亦既拔茅而彙征自昔
志士仁人豈若繫匏而不食頓忘鴛劣遂許驅馳然
奏讞繁而耳目不能周封圻廣而足跡多未至田里
有呻吟顰頷之態郡邑少忠厚愷悌之風每隱於心
為之顰眉欲繩以法多所掣肘固知當國擇子駿而
遣行終恐不才煩希文之勾去蓋伏遇某官有伊訓
說命之學兼有房謀杜斷之長手玉尺而量材躬袞
衣而下士已起歸周之大老尚招在魯之諸生念其

昔忝班行與夔龍之武接壤其粗經原照知農馬之
智專特畀皇華以榮晚節某敢不感公朝之起廢體
列聖之好生刺史奉問俗之六條顧激揚之安出家
宰操詔王之八柄儻熙免之小寃

謝給舍人侍從

祝釐林下將挂其神武之衣冠問俗江干忽送以皇
華之禮樂向非借味言於兩禁豈能挈墜躋于九淵
伏念某少已崎嶇晚尤齟齬嘉定箋蟄龍之舊誥萬
死一生端平倡市虎之虛傳十年三黜頃言歸于嶺
表已自誓於墓前營菟裘之地以老身耕錦上之田

以養母敢謂脣陳之迹又逢新美之時揭端門之鷄
竿出澤國之龍節兒童夸謝但知榮持斧之行朋友
祝規或責備埋輪之舉然以負薪沉痼之久加之傷
弓懲創之餘神明眊昏精銳銷悞時有相攻之雀鼠
何恠事繁豈無當門之豺狼所慚心齧深恐速曠官
之咎抑以為知己之羞恭惟某官仁義陳於前王風
采聞於天下謂南有杞北有李固已得賢而立基然
細為桷大為末尚且聚材而建廈聲氣之所求應議
論之所吹噓言念孤生早參諸老昔接武於鵩鶖行
之未每致噴言今服勞牛馬走之間尚堪扈使終然

闇劣奚以將明某敢不懷起廢之殊知體好生之大德自憐老子讀司空城旦之書深愧近臣誦雲夢上林之賦

謝臺諫

製茅君之羽服分老空山被漢使之繡衣俾行劇郡衆羨晚涂之榮寵誰知要地之主盟伏念某容貌子雲之取輕骨體虞翻之少媚名如畫餅曾不療于飢腸身若射侯有無窮之飛矢自初元之歸節辱頻歲之予環朝聞四輩之趣周夕報一人之毀布懶如叔夜形骸漸已不堪老去仲舒筆硯非其所樂不圖暮

景又值明時解禁鉗而起家駕輶車之入境目擊瀕江之凋瘵耳聞比屋之嘆愁固尚有減耳荷校之囚郡邑未聞望風解印之吏恭惟法筵舉揚之義蓋龍象之共觀幸添外臺督察之司豈狐狸之足問方且恃霜稜而無恐不然凜冰蹟之易危茲蓋恭遇某官吏清惠和肅剛汲直上更大化惟一二臣予同公奮孤忠雖千萬人吾往既掃去冰山之黨首微還鐵壁之賢興念陳人早陪髦士昔諸老更相稱譽幾若比周今殘年落盡皮毛僅存真實曲加教拭仍備使令某敢不思復玷之難體訓刑之旨高原下隰方將

訪疾苦於民間廣履細旃焉敢望吹噓於天上

賀謝司諫

龍墀渙號騎省升賢司諫七品官未足為范君之賀
法筵第一義皆聳聽榮陽之言當寧虛襟在廷舉笏
竊以君子之論常見微而知著天下之理有必至而
固然與其蕩沃於已焦爛之餘孰若芟夷於未滋蔓之
始既復了翁之諫疏敢櫻老蔡之鋒刺使行獻可之
彈文世豈受金陵之禍瞻言先哲復見今公恭惟某
官稟岷峨之精英傳闢洛之本統頃居言責尤著直
聲厲時督閫外之臣竊慕下石頭之舉向微安石

皆倒持于板之人賴有陽城倡裂壞白麻之語雖忤
觸貴權之怒矣然保全名節而去之及此更張幅然
號召於惟列聖每親除耳目之官厥後柄臣始私用
腹心之客雲漢之章朝擢風霜之語夕傳肯未嘗望
車拜金谷之塵今果能露布破銅山之賊然而質肅
論燈籠錦或譏後遂無聞道鄉諫瑤華宮友云事不
止此寧一發之為快當百鍊而愈剛公卿幸得遭時
其可孤于明主諫言如此言事寧不賀於太平遂自
大坡進持魁柄某素無實用浪得虛聲陶寫性情時
宰疑麥葵之謗將明倫紀臺端有栗布之彈粵從尹

氏之秉均莫曉曇臣之得臯不圖衰朽復備使令良
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士失職之久尚能奮發賡
徂來聖德之詩無復狂愚作韓子諫臣之論

賀劉察院

渙號楓宸外賢相府昔飢烏久噤虛峩猶亨之冠今
鳴鳳一聞盡革蜩螗之響福流宗社喜動縉紳竊以
人臣不可受恩於私門君子必蚤有譽于天下永叔
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章雷州方為博士寧遠
作夷陵之役不肯登紹聖之舟故一朝擢拜於爭臣
而萬代仰瞻其名節不圖今日復見若人恭惟某官

充直剛大之浩然兼知仁勇之三者頃陪英俊進列
師儒委質為臣疇昔非冰山之客拂衣去國始終為
鐵壁之人處之外服而甚安餌以美官而不顧自執
事為冥鴻之舉而諸賢効伏馬之瘠聖斷赫然既親
攬太阿之柄公言驗矣悔不行曲突之謀遂除繁官
俾究前論衆競遭時而建議獨思拔本以塞源况龍
象之共觀何狐狸之足問去惡如去草勢惟恐其蔓
延擒賊先擒王功有加於摧陷翕然伏第一義之奇
偉繼此有數百篇之開陳舊史謂諫如丹青是必本
原於仁義前輩云事皆塵土特留久遠之功名不惟

霜簡之凝行見辰猷之告某羈孤一介閑廢半生方
寶紹間奇偶胚胎於詩案在端嘉際深文掎摭其奏
篇及一相之顯朝又五年而在野不圖衰暮復忝驅
馳良由端人得君之初興念寒畯失職之久忝子駿
福星之選愧無補於明時賡徂徠聖德之詩或可陳
於薄技

賀江察院

出綸禁中執簡內臺昔虎豹守九闕無怪盈庭之嘿
今鳳凰翔千仞聳聞瑞世之鳴廉陞益尊縉紳相慶
恭惟國家傳十四聖親擢臺諫多第一流慶歷之去

夏公首登歐蔡建中之變子厚亦用邵陳當時誦其
言語為著逾後世仰其名節如山嶽繼先賢而挺出
捨執事其誰歸恭惟某官擅九牧之名為諸儒之倡
出新義於繫辭十翼之外研極幾深追古文於先秦
二漢之間芟夷陳腐頃在端平之際早陪賢雋之游
使其雅意於本朝久矣先居於此座幾年留落不肯
登紹聖之舟同志凋零獨屹立南都之壁局者朝更
大化上記孤忠甫對龍顏徑峩峩角謂金陵雖去奈
其徒之護法實繁况老蔡尚存恐所僕之黨碑復立
觀奏篇予奪抑揚之際繫世道理亂安危之分必不

容八元四凶之同朝必不與六卿三家之共國必真
有昔人存趙之策必深思前輩祚宋之言奉白簡以
聞即提綱于三院宣黃麻而拜行絕席於百僚焜耀
一時芬芳千載某曩接夔龍之武頗蒙管鮑之知契
闊十朞顛連百摘豈料窮途之不死獲覩賢路之復
亨訪凝之於康廬山中帳莫從于名勝賀陽城於延
英門下曾不若於武人第如冰蹟之危幸托霜稜之
峻固知范老不嫌守道之狂言孰謂鄒公猶待承君
之間說

賀鄭少傅

細旃徹卷孤棘冠班知我惟春秋既識尊王之旨弼
予亮天地遂登亞傳之崇簡則有光縉紳相慶惟綱
常之大義且筆削之一經曰予曰人辨內夏外夷之
分書叛書盜除亂臣賊子之心迨本朝之名儒掃諸
家之披論然而孫明復所著莫小試於慶歷胡文定
之說不盡行於紹興孰如舊學之宗工躬閱素王之
本指援切劘於厚德亦扶植於國經恭惟某官以伊
呂王佐之才抗喬松物表之志江湖遠引共高嚴子
之羊裘廊廟重來依舊孔明之魚水首延登於保輔
俾入侍於燕閒密勿龍光敷陳麟史以天理之二字

蔽聖經於一言將使夫竊寶玉大弓之徒皆凜然畏斧鉞華袞之筆莫如我敬王者已畢遺編茲予其明農哉欲尋初志乃陟司徒之極品乃荒勾踐之肯封方留公旦以經邦未許甘盤之遯野傳以德義老成尤重於典刑緝于光明終始有資于教學重提化筆峻拜師垣某側聆制麻幾折屐齒子無曲學素鄙平津之從諛帝順下風長即廣成而問道

除將作監直華文閣謝丞相

郡綏使華十年迭試朝班閣職一旦驟遷絲毫無蹊徑之板緣頂踵出廟堂之啓擬伏念某虛名作崇實

踐有慚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間恍緒言之猶記交權丞相平太尉勃之際非呐舌之所能粵從公府掾之免歸長為田舍翁而無憾然猶左符西沂單傳南馳上察孤忠每欲放虞翻之罪朝無死友居多讒韓愈之人一招一麾屢起屢僕屬元台之提筆由散地而駕輶發摘技窮終匪當道理論之于平安信遠不勝高堂扇枕之人叩闈陳宜去之言席藁拜弗俞之詔乃若陞華班序寓直圖書曩梯登九天之難今帆借一風之便謂益博頃嘗出使慨然登車念揚雄久不徙官老子執戟詎敢望此日翹閣開東之禮庶幾

為異時墓道征西之題向非吾相之猶天誰與觴生
而為地然蓋伏遇某官衛武公之抑魯儀休之廉陞
下諒其至公血誠海內目為鉅人長德上道揆下法
守國之所賴以永存恩已出怨誰歸士或不知其家
啓遂令枯朽亦沾光華然某將母不遑容身無所暴
子蒙繡衣之遺豈不貪榮賀監以黃冠

謝臺諫給舍侍從

厚享薄功何裨臬事清資美職加重使華端繇華
地之吹揚遂動明時之記憶伏念某南州晚輩乾道
故家頃墮緇於英髦俄斥歸于民伍李布自謂有一

譽一毀之人韓愈亦云無相先相死之友觚稜寢遠
麾節迭更中叨處人之招輒挂逐客之議屬達改紀
復起乘輶豫章之西彭蠡之東乏振揚之風采廣廈
之下細旃之上辱比數其姓名每誦言以雪孝章之
誣乃絕口不洩右靈之藁蓋屢薦而後入非一嘘之
能生旣書新銜頓改舊觀元都君子解向來種桃之
嘲洛社耆英容老去戴花之舞萃此殊尤之寵華其
留落之餘茲蓋伏遇某官學問本乎周程氣節邁乎
歐蔡身美名君顯號多雍容感寤之言世欲殺吾憐
才有愛惜栽培之意念滯迹駸駸其垂暮俾枯荄濯

濯以田春然某慈母九齡故山千里繡衣而使渤海
素無暴公子之風黃冠而乞鏡湖竊慕賀季真之舉

賀鄭少師

登冠貳公寢崇元老孤擅茸蘚恨無官之可酬甲第
殊庭欲有謀焉則就帝舉賴緝熙之益身章煥佩服
之珍載籍眉聞縉紳相慶竊稽列聖待勛舊之典非
無上公領使弼之榮然潞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
鉄鍼紫岩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麾幢乃如致身于
帝王之師賜履于父母之國慶越先朝之故實眷留
昭代之耆英則自生民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

道隆而德駿業廣而功密粵從挾龍而飛天忠夢鮮
儻不待審象而求野望實已孚邁相端平挽回元祐
至今廟堂經濟之老皆昔翹館招賢之餘十年羨衣
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聘爾則告后方欲咨君陳之
猷予其明農未可遂周公之志乃超三步之秩乃擁
元戎之旄腰方玉以垂紳卜新圖而考室問祈招於
子華麾所不知設醴酒於穆生久而愈敬雖熙寧遇
師臣之厚阜陵眷舊學之深以昔準今有隆無殺錫
公千歲重賡純嘏之詩以王萬年光輔太平之業某
屬馳輶傳聲聰制麻方千贊之滿前顧一箋之獨後

老丈舉為歌頌愧非僕之所堪辭將相作神仙願于
公而有獻

賀游丞相

報告辨朝廷登貞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
宗大人為能格君心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
罕逢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嘆漢唐相業之陋淡漢
經而阿世崇挾術以救時彼哉雜霸之淺圖急于自
售責以敬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
傳之精微謀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素負海內蒼黔
之望始膺陛下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峩

沂大原於闢洛窮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
陳善閉邪積回天之力量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
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旃廈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
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有登庸之志決於辭宥寥
之時裕陵敬光謂他人雖推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
莫知其名揚於廷而宣麻立乎朝而舉笏先諸老而
予環者上之眷後羣公而當軸者公之謙茲天命人
心去留之本原亦君德世道轉移之機括本氣寔則
容邪去初着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之經營重矣一
身之負荷在典午未復存賴王謝之兩賢洎建炎初

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固將享武
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期閣下
之秉釣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庶幾
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旨甘情切
且思陽翟之逃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十八

第35404号

平成 3.11.22

928
口
29

聖園圖書館
和短大



徐本生集

則石堂

